

域外飞鸿

殷允岭散文集《殷人手记》韩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刘帝恩

“丝路书香”中韩文化交流成果之一，济宁著名作家殷允岭散文集《殷人手记》韩文版近日在韩国出版发行。5月26日的出版首发分享会，以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在济宁举行。

图书出版方韩国大柏传媒出版社中国方面负责人唐坤、翻译者刘霞、版权输出方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胡长青、东亚艺术基金会法人代表闫先治应邀出席。济宁市作家协会主席张建鲁主持分享会。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

大概是今年6月份前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事把先治先生介绍给了我。先治先生是从事东亚文化交流工作的，也是一位活跃的出版人。有一天，他问我能否将作家殷允岭先生的的一本散文集译成韩文版，并说在韩国出版这本书意义重大。我虽在韩国修读过韩国文学博士课程，也间或做些翻译工作，但因对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经验不足，心内还是有些迟疑的。最后，我还是在同事的鼓励下，接受了这份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说实话，我从拿到书稿的当天就开始了手翻译了，整个炎炎暑期都没怎么休息，终于到10月份完成初稿，而后便投入到漫长的校对、修订工作中。

殷允岭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鲁西南微山人，本书所选译的大部分作品(除了他亲赴南极考察，撰写的一组相关纪实、游记之外)，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人物形象也尽为质朴敦厚之人，无论是对话、还是叙述，都隐着一股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地呈现这一特点，我摒弃了裹挟现代气息且辞藻较为华丽的外来词等语言习惯，转而尽可能使用与人物形象和乡土场景相吻合的传统型韩语活语表达。韩国也是一个及其看重传统文化的民族，而中韩两国的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受到广大韩国读者的欢迎，同时，这部作品也是一种高次元的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山东是著名的文化大省，有悠久的历史，灿烂文明，历朝历代名人辈出，管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大家，他们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作为译者的我久居齐鲁之地，却并未真正深入了解鲁西南微山湖和京杭大运河周边的历史人文，恰好这次翻译弥补了我的不足。这本书的特色即在于，它充分诠释了“越是乡土的，越是世界的”的文学观。通过翻译殷允岭先生的散文作品，丰富了我的人文知识，增强了我对纯文学作品的理解力。作为一个山东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深感该项翻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的确，山东地区留有多多的文学宝藏，正等待我们去潜心挖掘，去用心传播，去真心研读，去用心守护。同时，我也衷心希望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可以得到更多关注。

6月中旬，作家殷允岭先生曾热情地邀我去微山湖畅游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深信微山湖是殷先生的文学创作之源。他自称“湖人”，可见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也许他还考虑到让我去实地考察，会加深我对作品的理解，有助于手头的翻译工作。遗憾的是，我因为要参加别的会议，时间有冲突，未能成行。

在翻译过程中，我被微山湖的万顷荷花所吸引，被鲜活淳朴的人物形象所感动，同时亦对殷商时代的三位贤人微子、箕子、比干充满仰慕之心。殷允岭先生是商纣王之太兄微子后人，而纣王的叔叔箕子东渡朝鲜成了韩国的文化始祖，身为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殷先生说，他十分期待这本书能翻译成韩国语，其内在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深切体会到“田野调查”对作品翻译是极为必要的，饮微山湖的水，吹微山湖的风，听微山湖的方言俚语，或许更能体会到那个场域的深厚的、独特的文化底蕴。相信，韩国读者也会像我一样，通过这本书对美丽的微山湖产生憧憬吧。

毕竟，最感动我的还是作品里的个性化语言以及那些被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日常和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留在文字里，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时空。我的翻译就是用另一种文字把这个艺术化的时空平移到隔海相望的大韩民国，去感动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也仿佛让我真正走进了自己期待的翻译世界和另一种人生阶段。

初稿完成之后，我突然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巴西的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也曾对人生价值进行探讨，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的人生逝去，但他不曾活过”。世上，有多少人迷失在别人的评价里？又有多少人挣扎在焦虑、不安、充满竞争的日常里，因而失去初心，随波逐流呢？希望此书的出版，让读者在文学的审美愉悦之余，还能油然而生出一些对生活、对岁月、对人生的再度思考，也就是守住内心和良知，守住人生的底线，以人的姿态走过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旅。

2021年11月28日于青岛西海岸

重要方式，文学著作的对外翻译影响宏大而深远。二十余万字的散文集《殷人手记》，是继殷允岭《湖人手帖》在日本出版后，由韩国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佳作选。作品描述了美丽的微山湖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以及厚重、深邃的湖区人文历史。殷允岭的作品，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语言风格，都有着浓郁的微山湖地域文化特色。作品译介国外，充分说明了“文学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国际的”。

“我的祖先殷箕子，就是韩国的开国皇帝。



①《殷人手记》韩文版封面
②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胡长青
③东亚艺术基金法人代表闫先治
④韩语翻译刘霞

我开始喜欢上文学，直到我读完一部以微山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船浜》，而那时候正是中国文学的“寻根派”最热闹的时期，一下子就冒出来阿城、贾平凹、汪曾祺、林斤澜、李锐、李杭育、刘恒……遍地开花。我也尝试过以微山湖为素材的写作，并结识了《大船浜》的作者殷允岭先生，那年，我十七八岁，他三十郎当。

1990年团的微山县城，有好多个矜持又孤高的文学小团体，物以类聚。我和七八个把文学当使命的伙计们也在那里安营扎寨，亦师亦友的中心人物就是殷允岭。

那时候，他几乎就是一个免费的写作辅导员，他家几乎就是一个开放的文学沙龙。他自己勤奋创作，也诚心诚意提携我们这一波业余作者。

除了文学，他的个人魅力还表现在吹拉弹唱的才艺上，表现在乒乓球比赛中一向“独孤求败”。后来，他的家正式安顿在县文化馆内，

岁月霓裳

殷人记

闫先治

独门独院的红砖瓦房，那里不久又成了我们相聚的窝点，每月都有好几次文学交流的碰头会，而我是横渡微山湖唯一一个来自湖西的人，嘴里不吐“嘛”字。

尽管接触频繁，但是大家彼此都守住了自己的“文学领地”。我们尊殷允岭为师，然而很少有人能模仿他的语言风格，比如情节设计、叙述手法和人物对话技巧，这些令我们可望而不可及。

当然，天生长才是不能够被模仿的。殷允岭给我的影响更多在文学之外，让我这个毛头小子早一点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这也正应了陆游的那句话：“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只是，我混过很多年后才明白其中道理。殷允岭是我为数不多的人生导师之一。

微湖畔的那些个文学小团体，谁都相信微山湖是个文学题材的大宝藏。他们写了很多关于大湖的作品，但是，我总担心过于凝视、过于执着、过于耽溺，反倒会把大湖变成一个毕生难以跳出的“窠臼”。也就是说，我眼见大部分人是“从外向里”写，进去出不来，好比用外家拳的花拳绣腿练内功。

什么想象力能胜过亲眼所见的十万亩荷花一夜盛开的壮美？什么描写能捕捉到一个船家在狂风巨浪中手握竹篙的神情？还有芦苇荡里的“众生”，船帮上的“日常”，不知传了几百年的“掌故”，不知唱了几辈子的“渔歌”……

我觉得殷允岭先生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厚积薄发，是“从里向外”发力，所以才显得举重若轻。这也难怪他总是自诩为“湖人”，无论从文还是做官，一生一世对微山湖不离不弃，甚至将“湖人书屋”建在“槐岛”原型的微山岛上，一个人在清风明月中，在桨声灯影里写作、思考。这个湖人的气魄，犹如一派大水，映着日月星辰的“移”与春夏秋冬的“变”；“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写湖，殷允岭的创作却不拘泥以微山湖为主题，而是拿微山湖做背景，做铺垫，经营更大的文学的使命，写命运、写人性，一笔笔记记录下

引起了强大反响，韩方相关出版社、文化学者、译者都充满了感情和期待。“我依然坚信那一行行以故乡微山湖为背景的短小文字，带着至柔至刚的灵性，直指人心，具有绝对的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闫先治说，自己也是从微山湖走出来的，对湖区充满了感情，更能理解殷允岭先生的创作过程。他代表韩国出版方负责人，宣读了对于殷允岭新书的祝福和感谢。

市文旅局、市文联、济宁日报社、济宁广播电视台等单位 and 团体代表参加了这次文化交流活动。



一个时代的“阵痛”。这妊娠一般的阵痛来自微湖畔的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

我很喜欢他笔下的人物对白，你一言我一语，把情节铺展开，灰蛇草线、伏脉千里，用的是地道的湖人方言，又厚道又机敏、又俏皮又辛辣、荤腥无忌。他又擅长自己创造，嫁接新词汇，从土得掉渣的俚语中拼写出文白夹杂的叙述语言，自带一种精灵古怪的阅读体验，无需注脚也能让人了然于心。

我觉得1990年代中期，是殷允岭写短篇小说的井喷期，发表了《杀牛》《团圆》《蛟变》《蛟舞》《鹰觞》《大铜炮》等令人击节赞叹的好作品，在省内外要么发文学期刊头题，要么被转载。它们就像一通漂亮的组合拳，干净利索，刚劲凌厉，虎虎生风。

我很怀念这一批集约式发表的短篇小说，它带给我文学阅读上的审美愉悦，久久难忘，以至于我在很多年后的2020年，把它们翻译、推荐给了日本的出版社，在东京出版了《湖人手记》的短篇小说集。

尽管殷允岭此后的十几年里，陆续陆续写出《李大钊传》《雷锋传》《焦裕禄传》《孙家栋传》，甚至远赴南极，完成具有挑战意义的《雪龙号纪实》，获奖无数，功成名就，但是，我依然坚信那一行行以故乡微山湖为背景的短小文字，带着至柔至刚的灵性，直指人心，具有绝对的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

如文章开头所言，虽然生在微湖畔，我对这一片大湖流域的自然与人文，一直带着某种难以亲近与羞于示好的钝感。我是借着阅读殷允岭先生的小说、散文、民歌、影视剧本，以及他操心费力编纂的多卷本《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才看清楚并理解了近在咫尺的微山湖的文学价值。

我不太喜欢一个非抽象的、直观的、“百度百科”式的微山湖，那样的微山湖，曾经日复一日出现在我贫瘠而单调的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里，以至于麻木、惶惑、索然无味。正如《一条大河》歌中所唱“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今年年初，山东人民出版社向大韩民国输出了一套旨在增进中韩文化交流的文学图书，殷允岭先生的散文集《殷人手记》是入选篇目，并将作为“大外宣”成果，展示于今秋举办的“尼山国际论坛”。

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里，沾着水灵灵的微山湖的人文气息，那也是殷允岭最熟悉的故乡的气息吧？“郝山股家”是微子的后裔，也是微山湖最古老、最得势、最生不息的土著民。不久，这个正宗殷人的作品集，将飞越山海，像一朵美丽的睡莲，嫣然绽放于同样是殷人之后箕子开创的国度。这其中由绪，实在是带着某种不可言说的人生况味。

如是，为殷人补记。

2022年5月17日于济南
■苗青 摄影



2008年1月，我乘大韩航空公司飞机赴日，先飞韩国仁川转机。俯瞰云下韩国，海光映上飞机翅膀。我的思绪穿越了时间隧洞，遐想那胸怀天下却又心事重重的殷商贤人、我的祖先箕子，是曾经怎样的沧海难为之水，除却了巫山狰狞之云来此，又做了韩土开国皇帝的呢！

2012年秋，与济宁市缔结友好城市的韩国大邱市议会，一行十人来访圣地拜孔，我以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待客之道，有知识的客人理清了我与箕子、微子、孔子渊源，便齐行敬酒大礼，还朝我胸上项上挂戴了三串念物。且在回韩之后，即以“大邱市议会”的名义给我发来了邀请信函，殷殷之情，令人感叹。如果我不因我被批准为“第三十次南极科考队”正编队员，恰巧在那个时间随“雪龙号”考察船远赴“长城站”采访，为撰写《雪龙纪实》一书，我就可以达到访韩之目的。

但是，南极之行却给了我结识韩友更加独特的机会：在智利最南部小城蒙特，考察队乘美国“大力神”飞机赴南极乔治王岛的机场上，见另一队高大健壮、形若中国北方猛男的探极队员早已待机在侧。董领队向我们介绍：这是韩国考察队的科学家们。我们互相致意，在机舱各自一侧入座后，我向挨肩的韩人问好，那年轻人淡然回礼。我递上名片，他看了一下，递给一位同我年纪的老者，老者指点着我的名字喃喃，我队友译道：“他说，殷姓在韩国很有意义……”我激动了，在众人对窗外南极景象、海景的热议中，我与队友费力地对几位关心殷商文化的韩国朋友讲解孔子曰“殷有三仁”之一的殷箕子：箕子，商纣王的叔父，清正贤明。为“违殷衰之运，走之朝鲜”，而成为韩国始祖帝裔的故事。韩国朋友显然具有这段历史知识，热烈讨论的圈子，传染半个机舱。

“大力神”降落在一块大礁石上，珠光宝气的冰山，凛然矗立于岛下的海上。奇异的阳光，将海面以上的冰体辐射成红色、桔色。而厌氧的水下极冰，又呈现翡翠的玉绿。在海水的閃耀中，宛如极光般的幻觉，光怪陆离。挺胸凸肚，身着白衬衣、燕尾服，系着金黄领带的“阿德利”企鹅在冰山峰崖，雪凝的玉座银床成群聚：或双舞或单立，在缓动的海流中云冠霞帔，享受着天宫、水晶宫的仙福。只在“大力神”载客来时，才引诱她们一个个爬上岸来，富态蹒跚，列队参观；看天外人带来的热闹，吵闹得肥颤颤的海豹打个哈欠，眯起小眼唧唧半句，又挺直了身子，复睡那已达一月、二月的长觉去。新交的韩友帮我通透地欣赏奇景，同在中国长城站吃过热汤面之后，登上迎接他们的橡皮艇，奔向纳尔逊海峡那边的韩国世宗站。

我入驻的206房间面海，海滩的雪覆挨上窗台，一只贼鸥被我喂饲成朋友。更大的幸运是探秘企鹅岛，一堆企鹅围住我合影留念，更大胆的乡亲朱宗泉教我骑上海豹肥背，此三项违纪皆被站长指责。我们漫步碧玉滩，捡拾争奇斗胜的宝石；我们穿过冰山摇曳，雪峰破裂的纳尔逊岛，参观了韩国世宗站。

韩国的朋友簇拥着我，指着探极烈士金载圭的金色塑像，诵读中国队诗人妙思含泪为他写出的首震撼极地的叙事诗。

品味这烧烤南极的诗情，看着如塑像、如乡人殷朴实的韩国英雄，我的“韩情”又深深地浸润一层。回到济宁，我参观了市人大视察韩国在泗水县独资创建的大宇水泥厂。我对韩友他们特别的热情引起身边人的好奇，我喜欢他们宴会豪饮和倾情的“嗨”声，喜欢他们混入湖人一群也难能区别的形体，而这样亲切的情境竟在2018年的夏天活现：在微山岛祭拜先祖殷微子的大典上，灿然涌入一队头饰黄巾的韩国股人，他们登上八十级台阶，齐跪于微子墓前，行叩首大礼，其形也诚，其态也哀，最是那无言的肃穆可赞。从此，我从寻根箕子一祖的诗性激动，上升到理性的感动，乃至天性的心动。之后，我真心地鼓励在韩游学的族家小弟殷允梓：多交韩友，多寻族裔，与之共研《史记·殷本纪》，启发祖以孙贵，孙以祖亲的文化心理，与先祖亲，与中华亲。他郑重地点头，眼神里有悟道的承诺。上一个假期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朴植惠是殷氏的外孙女，韩国尽人皆知，我明白他是用心了。

今秋，做日韩文化交流工作的乡友先治来访，告诉我说，我的一本散文集已经被山东人民出版社推荐，为促进中韩文化交流而在韩国出版，书名叫做《殷人手记》。我悟得这晏晏之中，先人关怀的天时业已来到，感慨中又吟出一首拱北的诗：幼猜北斗与家亲，朔方理应称南辰。寻根箕子开天目，方知同属星下人。

呜呼！

辛丑年九月初三 草草于济宁
图为作家殷允岭 ■刘帝恩 摄影

剑胆琴心

《殷人手记》自序

殷允岭

文心雕龙

《殷人手记》译后

刘霞